


往事历历

中山大学前身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杂忆

李朴生

一 在高师十五年

 国元年的六七月间，我为升学问题，十分烦恼。因为（一）家里穷，学费多的学校读不起；（二）我仅在亚齐埠读过几年私塾，没有学科的底，与新式的学校课程联接不上；（三）我的长辈都不明了学校的情形，无从指导我。有一天我在街上闲荡，看见几张学校招生广告贴在墙上，其中有国立两广优级师范（后改为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再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再改为国立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招生广告，注明免收学、宿、杂费，正合我的需要，决定报名考试。

幸而考试的成绩虽不好，尚未名落孙山外，从此我在附中读了五年。当时的学制，中学五年毕业，不分初中、高中。后改为四年制。再后改为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升上高师，读了四年，民九毕业。留校教附中及附小，到十五年才离开中山大学。

二 高师分四系

高师本部分文史、英语、博物及数理化四个系。我选的是文史系。另外有附属中学、小学；又附设初级师范，图工乐体专科。有一个短时期，还有一班华侨班。

当时全国有四间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分设在北京、南京、武昌及广州。我在广高毕业后，金湘帆校长派我到南京高师参加童子军暑期训练班，所以南京高师的情况，我也得知大概。

三 高师学生的本色

高师的学生因为志在做中学教师，大都能勤学、安分及踏实。又因有公费，家境不裕而希望可深造的青年，便多投考高师。

高师的校训是诚、朴、勤、爱、勇五个字。一般来说，高师生多可以做到朴、勤两个字。例如学校当局没有规定学生的头发要剪成陆军装或平头装，但高师生什之八九是陆军装或平头装，极少留长发。又如高师的制服是紫花布做的，本来要用熨斗熨才没有皱纹，但很少人肯花钱光顾洗衣店，便不如南武中学生制服也是紫花布做的，文笔挺，而他们毫不在乎！

当时广州有名的高等学府共三间，一是国立的高师；二是公立的法政专门学校；三是教会立的岭南大学。法政生的家庭多是仕宦之家，比较宽裕，南大生更是做工商业的子弟，较为富有。高师生则有“唔穷唔教学”的传统观念，自然多是寒俭出身。因此，社会流行一首歌谣，是：

法政富，

高师穷，
培正、一中唔中用（中学生低了一级，不够威风也），
惟有岭南最英雄。

法政生听到会不高兴，高师生则泰然承认，穷就是穷，不必“死顶”也。

四 高师有四景

高师的校舍，在民初是十分洋化，高水准冠于全国的。我曾参观过北高、武高、南高，校舍以广高为高爽合用。校本部有礼堂，有高耸的钟楼，对着广阔的操场。礼堂内能容千人的座位，整齐清洁。孙中山先生举行三民主义的系统讲演，特选定这个礼堂，真是高师的光荣！

又有雨天操场两个，也是全国所罕见的。民初，孙中山先生回广州，全校师生就在雨天操场欢迎他。笔者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笑貌，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就在这个欢迎会上。

高师的东讲堂、西讲堂、图书馆及宿舍，都是洋式的二层或三层四方形的建筑，光线与空气都很好。而且种有高达数丈的白兰树，花开时，芳馨飘逸，香远益清，大家都极欣赏。

高师是广东贡院原址所改建，特在原至公堂东侧，保留旧考舍十间。每间约有半坪的面积，仅堪容膝。而清代投考举人的秀才，要在这小小考舍里住上七天，卫生既差，加上患得患失的心情，容易有病，甚至死亡的。到高师参观，有考古兴趣的人，常到这些考舍中凭吊一番，可想象古代读书人争取功名之苦。

广州有木棉树，干直而高，枝披如伞，春时花开，大大的花

朵、红红的颜色，还四处飘着丝丝的棉絮，景色壮丽。广州市特选为市花。在明远楼前，平阔石路的两侧，木棉齐整地分种两排，花开时，登楼一望，万紫千红，灿烂无比。岭南画派的宗师，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及现在享盛名的赵少昂（在港）欧豪年（在台北）二君都写红棉称于时。

因此我们私下编有高师四景：（一）钟楼日影，（二）广舍兰馨，（三）贡院遗迹，（四）明远春色。凡是高师生大都不会忘记这四景的。

五 三位校长的作风

我初入附中时，在布告上知道校长是黄锡铨先生，但未几，校长换唐煊先生。他年纪轻，西装、革履，不高的身材，壮健的体格，据说是留美学生，英文很好。他提倡话剧，在第一个双十节，庆祝晚会演出，剧名似是女子参政，角色有唐群英、沈佩贞若干（女权运动英雄）由第一届高师毕业生（如莫孝直先生，是我班英文老师）分饰。他自己也饰一个女主角登台。我们看到，又高兴，又惊奇。他又于课余请校外专家来作学术演讲，我们中学生，没有资格听。但见学校情况热闹，甚有好感。

翌年，唐校长因演话剧被攻击，又因经费不能按时拨发，辞职。廖道传先生来接。据说，廖先生是科举出身，旧学很好。他长衫、马褂，道貌严肃，和唐先生显然是两个不同的型模。

这时期，二次革命已失败，袁世凯进行帝制的工作益为积极，筹安会对学校的压力已日见增加。我们的礼堂原有“民国之基”四个大字横挂在正面墙上，一天忽然不见了，学生哗然，但也不敢有何反对的正式表示。报纸刊登改元洪宪的新闻，许多

同学都很愤慨。及在《大中华》杂志读到梁启超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各同学极为兴奋，互相介绍。及闻蔡松坡先生云南起义的消息，大家更高兴，祝他早日成功。

袁世凯在新华宫吐血身亡 即有人攻击撤除‘民国之基’的责任。平心而论，廖先生在学校，从未对我们宣传帝制。攻击他支持帝制，我觉是冤枉的。但在这样空气之下，他非辞职不可。接任的是金曾澄先生。

金先生身高而瘦，态度和蔼，气量宽宏，容易接近学生。学生给他‘金山橙’的花名，他也不生气。他家里有钱，日本高等师范出身。当时学校经费常被军阀欠发，而学校对高师生每日须供给膳食，不能停炊。只有金先生有信用，能向钱庄、向米店张罗。尤其新旧思想冲突之间，反日罢课风潮迭起之际，他是中庸而偏新的。例如他赞成白话文，却喜欢作平平仄仄平平仄仄的七绝旧诗。对三民主义很有研究，著有《三民主义问答》而不喜欢作党八股的长文章。故新旧党及社会贤达对他的感情都不坏。

他做校长，由五年到十三年，直至高师被改为广东大学才解职。在这八年之间，兵荒马乱，他安定高师，间接使全省中等学校师资有正常的教育，各中等学校亦按照轨道行进，功劳很大。

当年广东教育界，公立学校有金曾澄先生，教会学校有钟荣光先生（岭南大学校长），私立学校有何剑吾先生（南武中学校长），清风亮节，俨然成为广东知识分子的领袖。与官场中许多牛鬼蛇神作威作福截然不同，广东知识青年因有如此廉能、开明的师表，始有奋斗向上之心，不甘堕落；社会亦有正义、是非的标准，不全糊涂。清流在国家前途之重要，于此可见。

高师三位校长之外，有一位学监赵策六先生，是高师生无

人不怀念的。他脾气很好 视学生如子弟。记忆力特别强 对全校学生 包括附小、附中、附师 无不认识 ,可以直接叫出其姓名。高师毕业生之联络与指导 就以他为中心。如有所求 无不得适当的照料。

六 大出风头的铜乐队与纱灯大游行

高师还有铜乐队的组织 人数有四五十人。乐器颇备 制服漂亮,每次出队,极受欢迎。当时广州有乐队的学校只有三间。一间是圣心学校 是法国人教的;一间是岭南大学 是美国人教的;一间是高师 是中国人教的。队员如侯曜(后在东北大学服务 已逝世)方握三、余日珮 在美国 筹 都是优秀的乐手。


五月十日 是高师成立的纪念日 十周年的校庆 学校隆重庆祝,日间举行展览会,招待来宾参观。晚间举行纱灯大游行。先期向顺德小榄镇雇著名纱灯工匠 到校扎制飞、潜、动、植各物像生纱灯 有大至六七尺者 栩栩如生。游行至市区 轰动一时。自有游行以来 精巧美观 整齐有序 以此次为第一。

总之,高师由开办到一九二四年改组为广东大学,十六年办得相当好 为国家造就不少有用的人才。各师长之辛勤 至为可感。

(本文摘自李朴生:《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杂忆》,
本书选入时有删改,作者李朴生,现居台湾。)

华 侨 班

李之衍

 国十年，我从故乡中山县到广州，先父决意送我到小学读书，因我已在乡间的私塾读了好几年，国文程度比一般新制小学的同龄学生为高，但英、数及其他学科则较低甚至毫无认识（当日一般小学的高年级已有英文课程），真是高不成 低不就 入学问题遭遇困难 迁延半载。一天 先叔文凤说起，以广东高等师范校长金湘帆先生系他的留日同学，或可指导解决。由此 我获得进入当日高师附设的‘华侨班’就读 时为民国十一年春天。

当日的华侨班，形态颇为奇特，学生之中，又以我显得特殊。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即是中山大学的前身，位于广州市文明路。进门处是面积颇广的大操场，大操场之后是一道宽约百多丈整齐美观的铁栏杆，再进，是矗立的大钟楼，楼下即是学校的行政中心和孙中山先生昔年讲述三民主义的大礼堂。钟楼两侧则为东讲堂与西讲堂两座大楼，东西讲堂内进，为雨天操场、图书馆、大宿舍，至于明远楼、至公堂等则是前清遗留下来的古

老建设。独在东讲堂之末，有两座矮小的茅棚，和全校所有建筑物的外型上比起来，显得很不相称。

这两座小茅棚的平面图恰像一个“吕”字，前面一座的左侧为办公厅，右侧是宿舍，中间一条小通道，尽处接连一条走廊串贯后面一座茅棚，便是教室。

许多人都会知道中大之有“华侨宿舍”（我以为应称“侨生宿舍”）却很少人知道有华侨班，原因是前者存在于民十二年以迄民廿四年迁校石牌的一段较长期间，而华侨班之存在则仅有一年半载。

说起华侨班，在历史上这似是我国最早的专为归国侨生而设的校班，故谓为侨生教育的第一班，似不为过。或谓上海之暨南大学及广州之岭南大学亦有之，但仅可谓为此两校内有不少侨生，而并未有如高师之专设这一“华侨班”名实两全专收侨生，不收国内学生者。只我一人有点例外而已。

由于我是正正式式的“乡下仔”，且又破天荒第一次踏进这所华南最高学府，那伟大堂皇的校舍给我这个私塾学生吃了一惊，所以我第一次晋见华侨班主任李朴生先生时，心里直是卜卜地在跳。原来我的私塾老师李南山先生的馆规很严，使我从幼就养成“怕老师”的习惯。故当李先生问到我的姓名时，我竟害怕得不能回答。幸好有位世伯带我同去，替我回答许多问题。当日李先生对我的入班资格，其初不能接受。后经解释，我是侨眷（家父曾在新加坡经商），再经李先生慈蔼详细查询我的学历并直接向我提出一些问话，我那时紧张的心情，渐已解除，似乎对答也很得体。李先生对我的国文程度和中国规矩，似乎有点“兴趣”，认为“孺子可教”，终于特予容纳。

华侨班的开学和注册日期，似乎没有固定，而是随到随

收。在我进班之日 班内学生才二十多人 其姓名之尚可记忆者 计有 泰国之符和昇、符和云兄弟、庄迪庵、符树葵、符树槐等，马来亚之黄永良、黄永活兄弟，美国之马元洸，加拿大之李英源、李英广兄弟等 其余来自印尼、越南、菲律宾、印度、缅甸等各地区，姓名已经记不起来了。

华侨班这二十余人，程度极为参差，其中，来自英语地区者，英文特别好，来自东南亚者则略识中文，对于中国史地、一般数学程度高下不齐，至于年龄，又更有差别。如符和昇、马元洸均已七十八岁，李英广及符树槐则未及十龄。华侨班教室仅有一间，每科的授课时间又相同，既不能采用共同的课本，又难用一般语言讲解。因为学生中有仅懂海南话者，或仅懂潮州语者，亦有仅懂客家话者，更有仅懂侨居地方方言者，教师若拿广州话讲解既不可，拿国语或英文亦不可。幼童爱玩，侨童更好动，安坐自修，势难听命，处此多项特殊状况，李朴生主任及各位老师竟有他们的一套，把各生教得服服贴贴。李主任自己所担任的钟点最多，除了英、数两科之外，其余似乎都由他一人包办。他的讲解既庄谐并重，又能运用“学生帮助教学生”的方法，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至于生活方面，则是齐一的、集体的起居作息。每日在教室的时间固然多，而在运动场上的时间也不少。李朴生主任在运动场上真似生龙活虎（当日，他未到三十岁），他跟我们一起玩，做各种运动的示范，他擘击排球的威风我今天仍清晰地留在脑海。李主任极少以惩罚的手段对待我们，但我们对他的命令，都绝对服从。宿舍规定每晨六时起床，十时就寝。李主任每于凌晨突击检查，夜里又常来找我们的“麻烦”。但若有同学违反规定，必善言劝诫，很少疾言厉色。说至此 有一趣事应顺带一叙。

李主任对我们运动或内部整洁比赛的奖语也很特别，他给予第一名的评语是：“险些第二”给予第二名的则为：“几乎第一。”示人勿骄勿馁 寓意深长 且饶妙趣。

说来惭愧。我读国文至今五十多年 仍然是“也也鸟”但在当日的华侨班内 国文程度则竟推我为最佳（我的英数程度则极低。）同学中之“执书问难”者固不少 由代填请假单进而做“枪手”的机会亦日见增加。李主任等老师们偶而会说：“你们如果仍有疑问 可去看看布告 或去问问李某人。”同学对文字若有争论 每由我之“一言而定”真令我受宠若惊。

华侨弟子最好动 争吵打架乃家常便饭 华侨班学生 自难免此。李朴生主任深知此情，故除了功课上运用“学生帮助学生”外 生活上 更采取“学生管理学生”的办法。这一点跟日后各校学生的自治方法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实施的手法不同而已。

符和昇学长不仅在班内年龄最大，为人亦比较成熟，且体力过人。李主任便用其所长 指定他做班长。我们生活上一切行动 由床铺的整理 洗盥的次序 衣着仪态 进出作息 无一不受他的指挥监督 只要他大声一吼 双拳高举 我们无不慑服。但就我的记忆 他从来没有动手打过任何人 他的装腔作势 只不过威吓作用而已。

总而言之，华侨班的外型与内在，都与同时的高师、附中、附师及附小大有不同。而生活上的精神蓬勃 有规有矩 功课上的循序渐进，师生间的相亲相爱，则相信的确不会比别人差的。

我进华侨班未够一年 忽宣告结束。班内学生 各按程度分发转入附中、附小就读 但准许仍在原宿舍继续住宿。且因其后

归国侨生逐渐增多 如越南之任奇达、梁福泰、郑健池、黄鹤鸣、黄鹤楼、简锦江(即简绣山)、李本源(即李道一)……等几十人来校 原有的床位已不够用 乃将茅棚教室改为宿舍。更因此等茅棚日后损坏 不蔽风雨 学校才发动侨胞捐款 将其改建为钢筋水泥的两层建筑物 名曰“华侨宿舍”。抗战之前 先后曾住于此者不下百余人 使“华侨宿舍”的声名远在“华侨班”之上。

(本文摘自李之衍:《记母校“华侨班”及附小“学校市”》作者李之衍 现居海外。)

孙中山先生创办广东大学经纬

郑彦棻

九二四年 孙中山先生在广东 为了培养革命干部 建立革命力量 在十天之内 同时创办了两间学校：一是武学堂，就是黄埔军校，也就是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二是文学堂，就是广东大学，也就是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关于黄埔军校创立的经过和校史，已为众所共知。关于母校——广东大学创立的经过 知道的人并不多。我原是高师学生 在与法大、农专合并创办广东大学时，我是高师应届毕业生，毕业后奉派赴法留学 其后并曾回中山大学任法学院院长。谨就个人所知 并根据当年广东大学第一期至第三十期校报的完整记载，将广东大学由开始筹备到正式成立的经过摘要叙述如下：

—

一九二三年一月，滇桂军光复广州后，电请孙中山先生回粤 续行全国陆海军大元帅职权 并于三月成立大本营 积极策划以广东为革命策源地 完成革命 统一全国。

当时 广东军队情况非常复杂 陈炯明、洪兆麟、邓本殷等

仍割据一方 全省并未统一 三民主义的思想更未深入人心 革命情势仍非常恶劣。中山先生抵粤后 除了清剿叛军、统一全省外 积极部署革命的根本大计，一面改组中国国民党 巩固革命领导中心，一面筹办革命学府，培养革命干部。

经过数月的积极筹划准备，至一九二三年底，广东军事情势已趋安定，中山先生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并派胡汉民先生等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复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政纲和宣言 选出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 完成党的改组。同时 也就在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一月二十四日）任蒋中正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筹办黄埔军校。

广东的专科以上学校，原有所三：一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二是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三是广东省立农业专门学校。这三校原来都是省立的。高师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改为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法专则在同年八月改为广东法科大学。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孙先生于二月四日下令将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 并派邹鲁为筹备主任。同月九日 孙先生又令筹备主任邹鲁即日接管三校，从速筹备成立，嗣后所有三校的用人行政，悉由该筹备处主管办理，俾资事权划一。

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邹鲁正式就职，成立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 着手进行接管高师、法大、农专三校的工作。同时，分别敦聘胡汉民等三十五人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员组织筹备会 共同进行筹备事宜。

兹将当时所聘请的筹备员三十五人的名字，开列如次：

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马君武、孙科、许崇清、蒋

梦麒、李大钊、石瑛、胡适、王星拱、王世杰、周览、皮宗石、郭秉文、吴敬恒、李石曾、易演村、杨庶堪、陈树人、熊希龄、范源濂、顾孟馥、任鸿隽、杨铨、胡敦复、黄昌谷、关恩助、程天固、徐甘棠、梁龙、何春帆、陈耀祖、邓植仪。

上列的筹备员名单，包罗了当时学术界知名之士、革命先进、社会贤达和有关人士。由此可见孙先生当年对国立广东大学成立的重视和期望的殷切了。而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可以说是同一时期创办的：后者于一月二十四日下令筹办，二月八日成立筹备处，五月三日任命校长，五月九日开学。前者则于二月四日下令筹办，二月二十一日成立筹备处，六月九日任命校长，九月八日开学，也可见两校关系的密切和孙先生创办此两校的用意。记得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日，孙先生亲临黄埔军校，对学生作演讲，广东大学学生也参加。他开口就说：“诸君今天在此地听讲的，有文学生，有武学生……”这指的就是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于此可以想见这两个文武革命最高学府的创立，是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相互关联的。

二

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组织大纲十条，主要内容为：

（一）以筹备主任及筹备员构成筹备会议，决定关于国立广东大学之建设规模。

（二）筹备主任为筹备会议主席，统理筹备处一切事务，并执行筹备会议所决定的方案。

（三）筹备会议之下，设立各种特科委员会。各特科委员会

设主任一人，由筹备主任在筹备员中聘任，为各该特科委员会会议之主席，主理研究所属各项规划。

（四 各特科委员会决定之方案 由各该特科委员会之主席提出，筹备会议采决施行。

（五 筹备会议每周开常会一次 遇必要时 召集临时会。

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成立以后，积极进行筹备工作。筹备工作的进行，是非常认真的。总计自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以迄七月十一日，共举行筹备会议二十九次，通过决议案凡八十多件，兹将其重要决议事项，归纳列举如次：

（一 国立广东大学规程案。

（二 国立广东大学特别会计规程案。

（三 国立广东大学预科及文、理、法、农、工五科之计划课程设备案。

（四）原有高师、法大、农专三校学生归并广东大学办法案。

（五 关于经费之筹措案。

（六 图书馆之扩充案。

（七 教职员之待遇案。

（八 暑期中招收预科生及下学年成立大学案。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国立广东大学第一次筹备大会在广州召开，历时十二天，二十七日圆满闭幕。筹备大会对于前此所通过的八十多件决议案，都详加讨论，分别审查，作成决议。大会对于国立广东大学规程一案所审查修正的时间最多，先推出筹备员数人专任审查，然后提交大会修正通过。